

我的速写观

■代大权

举凡私人的私事，一旦拿到公众面上，即成问题，比如速写。

速写与素描或快或慢、或贫或富，都是本着再现的目的，为表现提供条件，为个性积累共性，为创作夯实基础。速写与素描不同的是，它更像探子或尖兵，走在所有想法与抱负之前，走在所有问题之先。

速写的历史与绘画的历史一样长短，有绘画就得有速写，就像有天就得有地，有山就得有水，天地之大相辅相成，山水之美相依互动，绘画与速写就是这样一种普世的关系，不好说谁是手段谁又是目的，只能说每个画家都有各自的理解与践行。

阿道夫·门采尔是德国19世纪的最著名的画家，也是欧洲最著名的历史画、风俗画的大家之一，更是杰出的素描与速写大师，俄国评论家斯塔索夫曾称他是德国当代“第一个最伟大的画家”。他在1875年创作了他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《轧铁工厂》，作品用油画的表现语言，以现实主义的风格描绘了工业化时代轧铁工厂生产的场景，画面气韵飞扬，生机勃勃，深刻体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与时代的真实存在，是门采尔艺术作品中的不朽之作。同时，门采尔在准备创作之前，在轧铁厂的车间里出出进进，为此画了大量速写，几乎比工人还要忙碌。这批速写不但充盈了画面中人物丰饶的细节，也做实了画家创作的主题内涵，从局部到整体，生动精到的人物形态与蒸腾浓郁的环境氛围，他几乎用手中的笔亲抚了数遍，所以你几乎听到的呼吸，嗅到的汗味，看到的热烈，感到的震撼，都是貌似纤细零散的速写线条所支撑所铸就。在门采尔的创作体系中，速写不可或缺但却不是目的，更多思想更大抱负才是目的。

赵州桥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远、跨



门采尔 轧铁工厂



门采尔 作品

度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，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创的“敞肩拱”，是设计者极富个性想像力的创作，断轮见嗟，错石惟作，叹为观止，如果不是速写一般的坚石顽块的码放到位，“老赵”也活不到今天。你有大理想大目的，便必须从琐碎处散乱处认真做起，中国早就有积腋成裘、聚沙成塔的典故和成语，所以我理解的速写就是一个“积”字，是迺积迺仓的积累，是积靡使然的积习，是积小胜为大胜的积难，但具体到不同的画家，又岂是一个“积”字可以囊括，还有更松散宽泛的体识。因此速写可以是方法论，也可以是表现观，可以从一口井里打出一条河，也可以在一条河里挖出许多井，皆因人而就当然没有一种速写的观念适应所有画家，无论逸笔草草还是慎微谨小，无论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还是滴水不漏、严防死守“形”，都是个人个体的私房菜私秘事，本无须与大家共品同赏。

比如偶然见到的毕加索、康定斯基等现代绘画巨擘的速写，就不忍卒读，零乱潦草得如鬼画符，但一点也没影响他们出类的想像与拔萃的表现。因而我是把速写当手段的，我以为速写或者在再现中比划表现，或者在表现里缅怀再现，酣畅淋漓地表现要突破再现的纠缠，困厄窘迫的再现也渴望表现的搭救，速写以一己之命成全的不止万千。

我之所以视速写为手段，是因为手段在数量上贫，结果在质量上富，所以我的嫌贫爱富就有了根据，速写是为了创作的追求而存在的手段，就像吃饭是活着的手段，而不是活着的目的一样，如果有速写，大师速写大家也不奇怪，不是有大胃王美食家吗，创作真的很优秀的画家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画出他的速写后，都会归拢到他

的目的里去，就像舞蹈家台下转的那成百上千圈，都会集中到台上那几圈，目的性很强的追求，过程常常更麻烦更琐碎，是不好轻易示人的。

把速写当做目的，也画出经典画成佳作画家，一般不再把创作与速写切分，就像感情很好的夫妻，到老迈时竟长成了姐弟兄妹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大的理想不再是人生的标准，小的日子即是生命的本真。但像我这样野心勃勃了一辈子的人，速写再多再好，终究是过程是手段，不好视恋爱为结婚，不能掌出五指以为拳，创作才是拳，拳离不开五指的凝心聚力，创作离不开速写慢写粗写细写认真写随意写的“指”们。如果速写是指力，创作则还要有心力胆力想像力，如果创作是手掌，便必须攥紧思想与精神的拳，人人皆敢指东指西，却不敢轻易挥拳直击，哪怕真有体力，没胆力心力也别轻易出拳，挨揍丢脸事小，前功尽弃事大。创作不是有手就能办的事，创作是把指与掌的作用和功能团结到一起，团结一致的结果当然是该出手时再出手。

用庖丁解牛与叶公好龙的故事解释艺术创作，如果倒叙，各种局部之写折解下来便如庖丁解牛……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。所以技盖至此，在观者眼中的创作，在创作者心中是很多方面的组合，揣摩多时烂熟于心，速写只占其一，不可能是全部。

用手段以偏概全，拿速写比划创作，往往如善画龙的叶公，能够能凿能雕能写，一旦创作闻而下之，窥头于牖，施尾于堂，叶公见之，弃而还走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，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

(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、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)

人，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

■尹舒拉

5月在黄公望隐居地·王少求美术馆里展出照片是我的生活记录，且大多数是用手机拍摄的。拍摄的对象偶尔有其他人物外，主要人物是我妻子王少求。

2008年的这个季节，有一次“我的模特我的妻”摄影展，中央电视台来了记者采访。我说这是很个人的展览，和主流媒体没有关系吧？记者认为只要是正能量的，都和主流媒体相关。几日后，这条文化新闻在央视十套播出，时长四分钟。

我年轻时在地方媒体干过，在美术馆工作过，后来又在中国美院等高校开过策展课，主持过省级策展人委员会。可是，将先生拍摄太太的私人生活照搬上央视新闻，这绝不是单凭策展水准能解决的问题。

我们那一代学绘画专业的，为了强化速写和心记，尽量都不使用相机。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的时候，我已经调入省城某高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双肩挑了。那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为了参与袁运生先生一个西北洞窟考察的项目，我购买了一台日产数码单反相机。为了随时存储数据，还配了一台有点笨

重且速度慢的手提电脑。这套设备，一直陪着我走了大半个中国和欧洲美洲，最终在一次赴太行山和内蒙草原的途中损坏。而手机拍摄功能的出现，为我记录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。

2012年我驾单车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时候，拍摄和存储都已经变得十分轻巧。尤其是我们在出发前，还开了个叫“西北望”的微博账号，在有信号的地方将拍摄的照片和文字发上去。在一个漫漫风雪的夜，茫茫无人区的哨卡，执勤警察需要检查我们的证件，而证件又不知压在那件行李中。这时候我妻子看见检查站的电脑，说麻烦打开一下微博，那上面有我们的行踪。警察觉得好奇，打开后很是惊讶地说“我们遇见大艺术家真人了！”一切疑惑都被热腾腾奶茶融化在了温馨甜美之中。这次际遇，彻底改变了我对手机通讯、拍照功能以外的看法。

2009年3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墨西哥下加州政府主办的“水流花开——尹舒拉王少求作品展”在墨西哥恩塞纳达开

幕。记得从蒂华纳驾车去墨西哥卡利，要经过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的索兰纳大沙漠，天一亮我们就启程。经过一整天的颠簸，在茫茫黄沙的尽头，竖着一块大约一节绿皮火车那么大的广告牌，上面显赫的画面和中西文字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彩色广告。由于全程高速无法停车，我所带的相机又被压在大巴的底部货仓，因此错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录。

用手机偶尔记录生活中最平常的琐事，通过构成、光线、色调、主题来重新解读经历的生活，为人生寻找惬意的百转千回，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德国诗人、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荷尔德林说：“人，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；诗人郑愁予先生一次醉后与我谈论“诗意的栖居”。他把着酒盏咬着蟹螯拍着我的肩说：“什么叫诗意的栖居？不就是无论富贵显达还是穷愁潦倒，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飘摇，把有限的生命过得很开心很有趣，这不就是诗意的栖居吗？”

回忆郑愁予先生这段话，于是也就有



梵高是星空，爱是水，世界是咖啡馆
尹舒拉 摄 法国阿尔勒 2017

了这个展览的题目“人，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。

(作者系艺术评论家、策展人)